

故乡如酒如歌，吾魂牵又梦绕，老爹老娘老叔老婶老哥老嫂，还有那老屋老树老墙老坑老塘……乡土哟！一碗水养大一群娃，一棵树生出百枝桠，壶中日月三十载，如灯灭一瞬，沧海桑田，恍如隔代。

吾村梁寨，乃老村落，于周口东北数里之清水河畔，传先祖移自山西，系明代洪洞移民也。周边数十里，凡梁姓者，皆一脉，经年外迁者也。寨者，土墙围之，墙外掘地成河，护之，防流寇滋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吾童年时，尽管寨墙早消逝殆尽，村外的护寨河成片儿，连成小湖泊，倒影着土屋、绿树，如江南乡韵，加上晒场驴马拉着石碌碾麦子的声音荡漾在水面，甚为迷人。那时，老叔是生产队长，性格耿直，理事无私，甚得村人信赖。

他没进过学堂，不识字，但记忆力奇好，《毛主席语录》背的滚瓜烂熟。惬意时，他便一路哼着“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干遍那个万遍呦，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而收庄稼的季节，是老叔最得意的季节，他是村里使唤牲口的老把势，鞭儿一甩，炸得天响，驴马牛儿看到他服服帖帖，别提多精神地卖劲拉套。

对于北戴河的海，我是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说其熟悉，最早缘于曹孟德的《碣石篇·观沧海》，开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描述，让人依稀看到大海的气势和威力，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则展示出大海的浩淼与神奇；后来又读毛泽东的诗词《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那滔天的白浪，幽燕的无限风光，更是以鲜活的姿态呈现在我的面前。再后来，陆续读了杨朔的《雪浪花》，峻青的《沧海日出》，刘湛秋的《潮水的思索》，石英的《北戴河听涛》等，大海雄浑、佳美的诗意若隐若现，令人荡气回肠。自此，海之魅影，穿越历史，从书香中走来，或吟，或唱，定格于我的心间。说其陌生，实在是因为始终无缘一睹海的真容。所以，海对我而言，似乎是威严的、神秘的，她有一点遥远，有一点飘渺。以至于后来，我只能将之幻化为一个美丽的梦想，并无数次在脑海里演绎出这样的场景：黎明，我走向海边，欣赏瑰丽的日出；黄昏，我漫步沙滩，让海水亲吻我的脚丫；深夜，我坐于海边，静观潮涨潮落……沉浸于这样一种莫名的期待和躁动中，海成了我梦中挥之不去的精灵。

终于，上天悯我。在一个盛夏时节，以文字为媒，我从梦想到现实，走进心仪已久的北戴河之梦。

第一次眺望大海，是在抵达北戴河时的黄昏时分。

布达拉宫侧景



思颖 摄

初春的草地上，一株牵牛钻出地面。瓷白的脖颈和鹅黄的叶瓣构成娇小迷人的形象，在尚未完全苏醒的杂草丛中格外引人注目。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微风拂过，挠痒痒似的让它感到十分舒服。“啊，这世界真是太美啦！”当它睁开眼睛环顾周围的草儿、树儿、鸟儿、云儿的时候，禁不住发出由衷的赞叹。

一天，两天，三五天过去了，牵牛周围的花草都醒来了，它们争先恐后地生长着。十天过去了，整个田野绿茵如海。牵牛和花草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幸福。

三月初，一棵小白杨钻出地面。“哈哈哈哈哈……”它的姗姗来迟，受到周围包括牵牛在内的所有花草的讥笑。小白杨像个做错孩子似的红着脸，腼腆地躲在花草们的枝叶间。

又一个十天过去了。牵牛看着周围的花草有的高过了自己，连受到嘲笑的小白杨也赶上自己了，心中开始烦躁不安。它想：“哼！绝不让你们超过我！”牵牛伸着纤细的身躯，拼命地向上生长。

天气越来越热，蓬勃生长的花草把牵牛挤得喘不过气来。牵牛看到大部分花草超过了自己，茁壮的小白杨也长到一米多高了，它嫉妒万分，可柔弱的腰干无法支撑它那过长的躯体，微风轻轻

这时候，他的歌儿靓得撩人，“麦熟了，金灿灿的麦穗是农民的魂儿，毒日头，晒熟了人，如山麦垛压弯了背，如月的镰刀，欢叫的磨碌收获的黄澄澄的入囤的，是咱农民的神儿，看着蹲至屋脊的滚圆的麦囤，心窝里乐得流蜜汁……”

老村·老叔·麦收·暮酌

陈逸民

在麦收的日子里，越累越忙，老叔嘴里哼着的小曲，越有风情，醉迷了一群婆娘，可是这歌声，随着铁牛（拖拉机）代替了他鞭下的牲口，收割机替他手中的镰刀，在村里也慢慢消歇。没有了老叔的歌声和号子声，婆娘们也甚感落寞，落寞的还有饮马的清水河、村外的海子和那散落驴马屎蛋蛋的土窝窝……

少小离乡，到如今携儿返乡，回乡是一趟历经虔诚、不安、伤感、喜悦的心路，三十年的梦里故乡，不知被谁的画笔润色，老屋老树老塘老坑隐去，老爹老娘老叔老婶老哥

站成一处雕像，让娃们记着祖辈那曾充满诗意和童话的农耕时代。于是，在他的守望中，晒场没了、驴马没了、皮鞭朽了、镰刀锈了、土屋翻成砖屋。

麦儿杏黄，布谷欢唱，老叔磨亮镰刀，矗立田头，如等待号令的将军，然而轰鸣的收割机，又一次冷落了他这位老将。他蹲在老屋门槛上，抽着烟斗，望着机器轰鸣的暮野，沉浸在他挥动镰刀的金色岁

记忆·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

地涌过来，溅起云样的浪花。躲不及时，裙角已湿了大半。俯下身，双手捧起新浪带来的海水，如痴如醉地在沙滩上奔跑，不知有多久没有这么释怀过，不知有多久没有这么快乐过，更不知有多久没有进入过这样的境界了！

完全融入大海，则是在当天洒满夕阳的浪漫黄昏里。

晚饭后，我早早就着了泳衣，套好泳圈，全副武装地出发了。站在海边，一股清凉的风儿拂过，柔柔的温情撩起了我

我把我的心留下来

杜放光

的兴致，我试探着走向海水深处。很快，身体被海水托了起来，轻飘飘的，我如同一条欢快的鱼儿，沉浸在渴盼已久的向往里。在随波逐流中，真正品味到人生的闲适舒展，快乐惬意。终于累了，就势躺在沙滩上。风温和的时候，我感觉被海风轻拥抱着，似乎在与她约会，绵绵絮着情话；而风力加大时，我则会被狠狠地掀倒在沙滩上，灌了满脸满头的海水，望着海水绝情而去的身影，感觉彼此距离越来越远，仿佛是永生的离别，不觉渐渐眩晕起来。

以后几天里，稍有闲暇，我便会情不自禁地走向海边，清晨看她轻披薄纱，浑然出浴；深夜感受她旋律淡然，气息微

月。几个娃占据她的老屋，电话里唤数里外酒家烹八九道菜肴，送来酌饮，各侃走南闯北所遇奇闻罕事，酒到酣处，划拳行令，为又一个丰年。

奢侈？富裕？老叔的记忆里，麦季暮酌，多是大人的事儿，一盘豆、三五个咸鸭蛋、数根黄瓜、一瓶烧酒足矣，由于镰刀收割得慢，昔日麦季的活干得很长，他们酌饮中祈福在好收成中有个好天气。如今，机械化时代加快了诗意的脚步，收割机瞬间就干完他们几十天干的活，麦熟了，也就意味着丰年来了。

是啊，时光如白驹过隙，三十年里的故乡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化、机械化时代，也从贫苦时代进入富裕时代。但是，因为幸福来临太突然，时代变化太大，老叔难以适从，还没有回过神来，其实，回不过神来的何止老叔一代，吾辈后生也是如此。

弯弯的清水河作证呦！映照着她九曲湾湾里的小村庄嬗变的秀影，正编织着人间巨变的神话。

记忆·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

凉。我时而阅读到她的欢快，时而体会到她的娴宁，时而又坠入她的温柔。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之中，我深信与海之间是有默契的。

情之所系，我甚至想，如果在这里，有我的小木屋，听着海浪拍岸的声响，呼吸着带有咸味的空气，享受着海风的抚摩，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人生！

然而，大海再好，终归不是自己的家。在海边小憩四天，我要回家了。离开北戴河的当晚，我又一次来到海边。海风有点大，也有点冷，我寂然地坐在沙滩上，与海告别。

海突然涨潮了。巨浪在瞬息间变幻着，在海面上奔突着、汹涌着，积聚着排山倒海的力量。近海岸的地方，翻腾的浪花焦躁地打着旁边的礁石，那翻卷的层层泡沫，似乎蕴涵了最原始的发泄，又似乎积攒了千百年的忧愁，欲罢不能的伤感。

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海，在这个即将分离的时刻，一定是那些不期而至的伤感弄痛了海，使她悲戚，令她呜咽……我却知道，在海呢喃的细语中，在海狂热的激情中，我注定只是她世界里一只过往的舟子！不管我怎样留恋，都要面对离别。凝望泪珠纷飞的海水，我不觉浑身战栗，眼眶中滴出滚烫的泪水，咸咸的，湿涩的，那是海水的味道……

沧桑的痕迹彻底弥漫在我心间。我不知道何时能再与海重逢，更不知道海是否依然记得我。我只知道，我走了，心却留在这里，不想离开，不愿离开，永远，永远……

绵山，绵山(外一首)

李国印

是睿智的北风

把我吹到你的怀里驻足

是缤纷的彩云

把我带进如画的绵山

在山西 在介休 在绵山

在云里 在水边 在梦中

我站在梦里看日出

就像站在树桩上的一滴晨露

我站在水边看日出

就像站在礁石上的一朵浪花

我站在云里看日出

就像站在绵山上的一棵小草

啊……

我要赶在日出前

长出我的翅膀 然后

飞上山林

像清晨林间的小鸟一样

放开歌喉 把介休绵山歌唱

雨到雪的距离

我一直牵挂着雨到雪的距离

在梦中

不是抓住雨就是扯上雪

往往

一朵相思刚站在睫毛上

眨眼间 一道燃烧的闪电

又把她锁在我的记忆里

我走在她的梦里

她给我爱的沐浴

我的身体被她的梦包裹

我热血沸腾的鲁莽又被她冷却

我成了那棵颤抖的白杨

和那个空着的鸟巢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

这一刻

那朵从梦里走出的雪花

又误上了雨中的渡船

雨中

我拾起你遗忘的那把小红伞

等待月上中天

雨是雪的爱人吗

或者 雪是雨的情愁

雨到雪的距离

用心丈量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协办

芳草地

春暖花开的一个晚上，和女儿一起散步，想起海子的小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对女儿说：“我教你背首小诗吧；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

“我不学他的诗。”女儿打断我，“我不喜欢这个诗人，幸福也从明天开始，他为什么不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幸福的人呀？”面对我的满目惊疑，女儿这样解释。“好，听你的，不学他的诗了。”一个还不到十二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惊异，也让我高兴。女儿有自己的思想了，我尊重她的思想。当然，以后有机会，我会给她讲这首小诗的清直白、飘逸明快。

可是现在，小小的她怎么能够理解“飘逸明快”背后海子情绪的断裂与灰暗？在这样一个温馨的夜晚，我又怎么能够给她讲在写下这首诗两个多月之后，25岁的海子就卧轨自杀了？

女儿无心的话，带给我许多胡思乱想。



泪眼走不出《会走的湖》

——钱良营中篇小说《会走的湖》读后
刘志刚

生活的车间，生产朴实、正直和刚强，也生产愤怒、无奈和哀伤，所有这些产品组合在一起，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而夏水生，刘文力、殷显仁就是从你我他中走出来的，你能从中看出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哪个是他吗？就请你从钱良营的中篇小说《会走的湖》中寻找答案吧——

这是一个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也或者将要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会走的湖》中走来，淹没在无数的泪眼之中，其中有一双泪眼是我的。

夏水生死了，这时的我没有哭。因为这是《会走的湖》的作者不允许我这时哭的。因为，作为读者，我们首先需要探寻夏水生的死因，这是阅读这部小说的使命。

夏水生是悄悄地离去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烘托。夏水生的死很平静，平静得不能吹动历史的一根汗毛。面对夏水生的死，我们需要探寻一些更深的东西。因为，夏水生的死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故事的开始。

为了便于探寻，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故事吧。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它是围绕着一个农村高中生夏水生的死展开的。夏水生的家庭背景：本来过得过去，突遭父亲瘫痪的灾难，为父亲治病花去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全家五口人全靠母亲一双手。夏水生的学校背景：一所名气大但生源不景气的师范学校，为了起死回生办起了高中，学校属于公办私助性质，市教委的领导多有入股者。夏水生本人的情况：有理想，有抱负，有自尊，欠了学校800元杂费，被班主任多次“谈话”。夏水生死的过程：5月12日上午下了第二节课，和一个同学到湖边散心，跳入湖中游泳，出现溺水事故。

故事就是这样的，但夏水生的死因是什么？是游泳技能不行？显然不是，既然是“水生”，肯定水性很好，这从水生母亲的话语中可以得到证实。这也许就是一个偶然事故，游泳时腿抽筋，不能游回来，于是溺水而死。可是这样解释也难以

让人信服，因为他同游的同学腿抽筋就能爬上来，他为什么就不能？是水生水中犯迷糊以致失去游泳能力？这个解释是有证据的，因为水生说过“湖在走”，还要和湖比赛“看谁跑得快”，幻觉和梦话都出来了，这是人在极度压抑时的神经错乱，这似乎说得通。

然而，小说告诉我们，以上原因都不对。故事中曾有多人指明，溺水的人不会那么快就死，不经过施救就装进冰棺，闷死可能是真正的死因。

那么就让我们转换我们目光的焦点吧——夏水生为什么会闷死？这个谜团是借小说中关键人物刘文力的访谈来逐步解开的。原来学校是股份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需要维护自己的名誉，以获得最大的生源，来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学校不会允许有损于学校声誉的事情发生，即便偶尔发生了，也要把责任推开，让自己以清白的姿态现身。于是学生出校的时间被改了，事情的真相被掩盖了，责任推给夏水生了，事情被快速处理了。

然而，谁敢把真相讲出来？费尽心力想弄明白一切的刘文力没有讲出来——读者寄予厚望的正义之士为了自己晋级的私利而闭口了。

让人痛心的不是人物的死，而是死的真相不能昭示于众。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痛的呢？于是，我哭了。因为这是作者允许我哭的——所有铺垫都完成了，读者们，哭吧——于是我当然地哭了。也许，死了，一切都没有了，曾经的梦想，挚爱的亲朋，连烦恼也不会有了。也许，死了，一切又都有了，读者的泪水，生活的阴影，连社会的伤疤也会出现。可是，我们却无法根据这件事来批评任何一个人，只能忍受我们内心的疼痛。

当夏水生追赶湖泊时，湖泊给了他死亡。湖泊走了，夏水生走了，只留下震撼。是作家首先把这个震撼抓到了，展示给我们，警示着我们。流泪也许不是什么坏事情，泪水至少能够阻止类似的悲剧少发生一些。

千里黄泛区有一个大农场(歌词)

翟国胜

千里黄泛区有一个大农场，
沧桑巨变美名扬。
一望无际高产田，
昔日沙滩变粮仓。
冷库座座瓜果鲜，
良种良畜俏市场。
现代农业扛大旗，
示范带动你领四方，领四方。

千里黄泛区有一个大农场，
乡村都市好风光。
蓝天碧水空气好，
桃红柳绿百花香。
生态宜居似仙境，
老少同乐夸小康。
科学发展绘锦绣，
和谐农场我直想唱，直想唱。

过冬天，走向春天！究竟又是一种什么心理，非要“倾心”死亡，即便死亡有着再多的诗意，活着还是有更多的温情呀！

也许，正是他绝决的性格注定他无法做一个平常的人，而只能成就一段非常的人生，因为他的心灵无法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和快乐，只有对“明天”诗意的向往和憧憬。一个人的幸福和快乐，必定是心灵和谐的结果。但为诗歌而生的海子是执着而绝对，非此即彼的，他宁可选择做诗歌圣殿里的殉道的义士，也不愿走进他不想面对的现实。

当然，这样揣度海子，没有丝毫对他的不敬，也丝毫不影响我对他诗歌的喜爱，更明白他在诗歌的王国中永远年轻。只是因为我是一个俗人，有着世俗的惋惜。明知海子的精神生命已永远存在于他的诗歌之中，还是惋惜他不能“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惋惜他没有在尘世中好好地活着，写出更多让人喜欢的诗篇。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董雪丹

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想来，他对“昨天”和“今天”是不满意，感觉是不幸福的。虽然诗人西川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可这诗化的语言肯定弥补不了海子亲友在现实生活中的伤痛。他的亲友，一定更希望他好好地活着，幸福地生活。

可海子为什么感觉不幸福？怎样才是他的幸福？从他的三句短诗《夜色》里，可以读出他的苦难和幸福：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